

“百将劲旅”：从摩步到特战的华丽转身

新华社记者 曾涛、王玉山

仲夏时节，苏北某地。陆军第 12 集团军某特战旅训练场上空，十余名官兵从直升机上跳下，打开降落伞，在蓝天下绽放出朵朵白花。类似这样的伞降训练，在这个特战旅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可谁能想得到，这个单位，在 3 年前还是一支摩托化步兵部队。

3 年时间，如何实现从摩步到特战的华丽转身？

第一步：减编“瘦身”，引进人才

传统作战的步兵单位，编制人员比同级别的特种作战单位多了一倍多。改特战，多出的人怎么办？原先属于摩托化旅的炮兵团，划归到别的单位。再多出来的人，继续分流；实在不能再分流的，那就转业退伍。“一下子裁掉这么多人，确实难度非常大。”旅政治部主任李德祥感慨。

光瘦身，身体里却没有特战的基因，怎么办？那就注入几剂“造血干细胞”吧！旅党委费尽心思，协调上级机关和相关单位，引进特种作战各个专业的骨干人才。

王世周，原先是某部侦察营的特战指挥和组训专家，曾参加赴北约特种兵集训，是全军优秀特战尖子；徐敬文，原某部无人机工程师，在几类主战机型的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方面颇有建树；赵洪亮、张俊，曾经是空降兵某部的优秀教练员，两人伞降次数都在 200 次以上……

如今，在第 12 集团军某特战旅的大力“挥锄”下，他们被成功地挖了过来。

专家骨干引进了门，原先一抹黑的专业训练之路就点上了灯。旅里区分专业成立了集训队，几名骨干勇挑重担，立足现有条件，积极发挥酵母作用，把专业技能悉心传授给全旅官兵。三年过去，王世周带出来的训练尖子遍布各个连队，徐敬文带领无人机大队研发了好几套飞行训练系统，而两名伞降教练也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徒弟。

当然，被请进来的也不仅仅限于王世周等人：外单位的训练骨干，装备厂家、陆军院校的专家……凡是对专业训练有促进作用的，这个旅都会下大力气邀请来授课培训。专业集训队一个接一个，在这个旅基本就没断过。

除了请进来，送出去也是一条好路子。新科目开训前，新装备入列前，他们都会选派人员到外单位和厂家进行培训。无人机侦察队班长李勇回忆在厂家学习的情景时，用了“没日没夜”这个词，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指导。

经过 3 年的精心培育，这个旅的专业人才呈现“井喷”之势。他们不仅有了专业素质过硬、教学能力突出的骨干队伍，一个个后起之秀也在日常考核和重大任务中，如雨后天春笋般冒了出来。

第二步：改观“换脑”，更新理念

“不是穿上特战的衣服、挂上特战的标志，就是特战队员了。”特战一营教导员胡秀良说，“最难，还是要把步兵的思维，更新到特战的理念。”

说到特战理念，二营营长王世周也深有体会。2 年前，他还是作训参谋，去基层检查训练情况。战士们都在练得热火朝天，连长却只是站在一旁进行指挥。当王世周问这名连长为何不一同参与训练时，连长如此回答：“一直以来，连长都只是负责组织指挥。”

王世周并没作过多解释，只是给连长出了个题目：与 2 名战士协作，翻越一堵 7 米高墙。结果，这位连长没有成功。

在步兵单位，通常是班长就能把单位的训练带起来，排长连长也只是充当组织者和指挥者。不过在特战部队，讲究的是模块化，营长也可能是模块中的一员，要随小组遂行作战任务。

这个旅的兵，还真是不好当——所有特战科目必须全部考核合格，过不了就集训，直到过了再放人，再不行就调整岗位，甚至淘汰。“要进炊事班，先劈五块砖。”上士顾立保说，在他们特战旅，没有轻松的岗位。

记者在伞降模拟训练场，见到了宣传科长邱小飞，他正随着一营的官兵在训练。副旅长刘勇介绍，如今，他们旅不仅仅是基层政工干部要学特战，就连旅领导和机关干部都要求一人不落，把特战课目训完。

让指挥员参与训练容易，可让他们升级指挥理念却



强军路上

追寻 永不消逝 红军部队

● 阅读专题 请扫二维码 登录新华网

出发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

● 阅读专题 请扫二维码 登录新华社客户端



峥嵘岁月



▲ 2014 年 6 月 27 日，战士示范穿越火障训练。（照片由部队提供）

并非易事。转型之初，连队在战术训练的时候，还是步兵的老一套——“一班左，二班右，三班中，四班殿后。”

“特种作战是区分火力，按照班组编排，使用的是无人机、夜视器、大口径狙击步枪等高精尖武器，与传统步兵作战相差甚远。”旅党委一班人很快认识到这个问题，他们以担负的作战任务为牵引，加强对作战问题的研究，借鉴全军一些成熟的特战经验，慢慢让特战思维在各级指挥员脑子里生根发芽。

三连长潘正在是这个旅当了 5 年步兵后提的干，既是旅转型的见证者，又是参与者。他说：“现在连里一拨刚集训回来，另外一拨又要出去，长期在位人数不到三四十，流动性很强，眼跟前手不带着一百多人完全不是一个感觉，管理模式也不一样了。”

旅东营区的攀登和射击训练场，在 2 年前还是一片蔬菜种植大棚。这是前几届党委班子留下的家底之一，为改善官兵伙食作了不少贡献。特战训练展开以后，旅里毫不犹豫就把菜棚夷为平地，建起了标准化的特战训练场。

思想理念正了向，部队建设才算起了航。在这个旅，从普通战士，到党委常委，人人都学特战理论，谈论起来也是特战话语体系，全旅上下形成了一种学特战、研特战的浓厚氛围。

第三步：猛练“增肌”，铸就精兵

女子特战班班长杨旭娇左手背上一块暗红色伤疤特别扎眼。在一次考核中，她在匍匐穿越火障时不慎被烧伤，可她全然不放在心上，紧接着又把涉水课目完成了。这个浙江女孩并未觉得伤疤让自己的颜值减了分，反倒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誉勋章。

“组建女子特战班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报名的。”杨旭娇之前在集团军某通信团语言班，虽然工作辛苦，却用不着在训练场上冲锋拼杀，这是很多女兵理想的岗位。从小听爷爷讲抗日经历的杨旭娇却不这么想：“我要的部队生活是充满汗水和激情的。”

这个曾经恐高的“90 后”姑娘，现在攀登、滑降、伞降等都练得得心应手，其它课目更是不在话下。就在今年，她还因为成绩突出，被评为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。

不仅仅是杨旭娇，女子特战班敢打敢拼的“女汉子”太多了。生理期遇上考核，钱仁谁也没告诉，忍着剧痛划

完冲锋舟、游完一公里，再冲刺到山顶。到达终点时，她脸色煞白，人都快虚脱了。

为了练胆量，旅里组织女兵比杀鸡。黄安琪第一次见到血都害怕，现在是能一把抓住鸡脖子，一刀下去割个大口子，再用手往肚子里一伸，把内脏一掏，翻过来洗洗，5 分钟不到就解决“战斗”，真的是“杀鸡不眨眼”。

在旅里，大家都开玩笑说，他们是“女兵当男兵练，男兵当牲口练”。官兵们格外能战斗、格外敢牺牲。

“我们全旅所有特战连队全部都是红军连队，身体里有着不畏困难、敢于冲锋的红色基因。”旅政委唐开喜说。

确实，旅里的官兵们真是够拼的！冬天射击，有时会要求大家在冷水里把手泡得麻木了再拿枪，“谁敢保证以后战场上你的手一直是温暖状态？”新兵野外生存训练，让大家抓蛇、吃生肉，夜间行军还专门挑坟地多的路线。信任射击，让战友在靶标间行走，刚一走过目标时就得抠下扳机……

特种作战，不仅要敢拼，还得“走心”。无人机大队，2014 年把两型“宝贝疙瘩”接回了旅。他们在厂家人员走了之后，主动探索、胆大心细、攻坚克难，从装备原理入手，熟练操作使用，研战场指挥、粘情报分析，短短 4 个月就实现了首飞。不到 2 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整理出飞行操纵、维护保养、情报研判等手册 30 多本。

某型无人机有理论极限飞行时间，他们科学调整飞行角度、把握飞行姿态，紧盯剩余油量，硬是飞出了比理论值只少半小时的飞行时间，创造了该机型在全军的飞行纪录。

3 年时间里，这个旅的训练有了质的提高，特种作战能力实现了从零到强的飞跃。不久前，他们参加作战能力评估，各个课目均为优等。作为新型作战力量，他们也先后参加了各类实兵对抗演习十余场，打出了实力，打出了名声。

“草地党支部”、夜袭阳明堡……营区广场，一尊尊重现部队经典战例和历史故事的雕塑，时刻提醒官兵们：这是一支根正苗红的红军部队。

80 年前，长征路上那群穿着草鞋、扛着土枪的红军，哪里能想到，80 年后的今天，他们的队伍会转型发展成一支援现代化的特种作战部队？再过 80 年，这支老红军部队又会展现出怎样的面貌？

“太行山上的拳头，主力中的主力”



剑”精神以及“倒也要向前倒”的“上甘岭”精神。

二是升华“两气”。急难险重任面前敢打头阵，始终充盈着“压倒一切困难的虎气、战胜一切敌人的杀气”。

三是恪守“三实”。教育激励部队官兵，老实做人、扎实做事、务实建设，坚持“举步为战、步步为战、全员为战、全

程为战”。

四是坚持“四敢”。党委班子坚持躬身践行“工作标准敢站排头、廉洁自律敢拍胸脯、较真碰硬敢严规矩、敬业奉献敢舍名利”的“四敢”精神，在坚持原则中扬正气、树导向。（曾宪发、刘家荣整理）



长征记忆

罗沙粒

1935 年深秋，茫茫草地上沼泽密布，年仅 13 岁的父亲追随大部队走了整整 27 天，因为长时间在黑水里浸泡，父亲的双脚已经烂了，起初还能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，但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，禁不住头晕、肚饿、脚伤的多重煎熬，父亲掉队了。

天色渐黑，人也越来越少，父亲越走心中越忐忑，最后，他索性坐了下来，心想完了，粮食没有，伤口又疼，什么时候能出草地也不知道。万一下遇上国民党的骑兵队，或藏人中的反动家伙，也是一样没命，想着想着，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……

“小鬼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忽然，父亲听到有人询问，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正瞪眼看着他，这人的右腿已经受伤，不时渗出殷红的鲜血。不等父亲回答，他已经一把把父亲拉了起来，父亲发现，在他们周边，东倒西歪着二十多个掉队的战士，都筋疲力尽。

“同志们，要咬紧牙关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我是四方面军二十八团三连副连长。”因为时间久远，父亲已经不记得那位副连长自报的姓名，直到后来多方查探，才知道副连长的名字叫李玉胜。

山上有一棵四五人合抱不住的大树，中间都空了，大树周围有一块较干燥的地方，大家就在那儿休息，一两个斜倚着枪，低着头，睡不着，闷声不响地坐了下来。看不见日出的歌声，看不见黄昏的篝火，心里沉甸甸的……

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李副连长发火似地冲着他们说：“干吗这个模样！铁尺男儿，怎能垂头丧气！我们要活，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！”他给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并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，“只有团结起来，靠组织的力量才能把我们带出草地，请党员、团员举手！”

大家一致选举李副连长为支部书记，统计结果出来，29 名伤员中，有 13 名正式党员，4 名预备党员，6 名团员，父亲是团员，也被编到了小组中。

“同志们，今夜我们就在这里宿营，现在，我召集开我们支部第一个会。”父亲说，李副连长讲的不多，但是意思大家都很清楚，大伙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，但同属于红军这支大队伍；部队按行动方案北上前进，我们要努力跟上不能掉队；临时党支部对 29 名伤员统一领导，带领大家先走出草地再赶上队伍。

接着李副连长和几位支委具体分配了任务：找野菜、找野菜、拾柴的拾柴、烧火的烧火……父亲告诉我，那一刻，临时党支部就像那刚点着的篝火一样，在大家心中燃起熊熊的希望。

从那时起，他们相互扶持，忽然感觉自己已有了依靠，因为有了副连长这个主心骨，他们又能众志成城与死神相抗争。

茫茫草地上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，但最大的危险，还是饥饿。

一天傍晚，大家围坐在一起烧水煮野菜，焦急地等待着李副连长。说是煮野菜，不仅野菜味道难吃，关键菜叶还少得可怜。但大家都没急着吃，因为李副连长还没回来。

正在这时，在黑乎乎的天光中，看见他和另外一人回来了，身上斜挂着枪，还抱着一只死山羊。大家一下乐开了，真是好多天没尝过油腥了，于是又忙得不亦乐乎，七手八脚地剥开皮洗干净就整只烧来吃。

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山羊肉的时候，李副连长却一声不响地躲在一边先吃野菜，被父亲发现了，父亲一定要他来吃，李副连长却说：“让伤重的同志多吃点吧，我还能动呢！”这下更弄得大家也不吃了，后来还是通信员给他分了一块羊肝，他接了过去啃了起来，大家才像如释重负似的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接下来的行军，大家走得精神了些，可到傍晚，战士小张还是饿晕了过去。

“副连长，小张是饿的，吃羊肉的时候，小张为了照顾伤病员，吃得最少。”李副连长二话没说，掏出树叶包着的羊肝，这时大家才知道，原来副连长只在羊肝上咬了几口，趁大家不注意偷偷藏了起来。最终，一块羊肝你传我，我传你，还是传到副连长手上。

“草地虽然大，但总有一天会走到头的！”一次休息，副连长主动和父亲聊上了天，说以前有个飞毛腿，本事很大，一天能跑好几十里，在草地上疾步如飞，身上负了伤还和敌人作战，副连长的话让父亲充满了斗志……

终于一天，几个支委带着小组在前面发现了大部队的足迹，队伍里大家都高兴极了，鼓足精神向着茫茫无边的草地边缘继续前进。就这样一路走，饿了就吃野草，过了三天，父亲他们终于在李副连长率领下走出了草地。

罗沙粒（女），其父罗玉琪长征时是红四方面军 4 军 10 师的一名战士。（万学林、陆超整理）

▲ 1937 年 10 月，特战旅前身八路军 129 师 769 团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油画。（照片由部队提供）

临时党支部，死亡草地亮起的灯塔

红军部队

新长征



陆军第十二集团军某特战旅



追寻 永不消逝 红军部队

● 阅读专题 请扫二维码 登录新华网



出发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

● 阅读专题 请扫二维码 登录新华社客户端